

搞笑少爺警與兵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菲律賓馬尼拉旅遊車挾持人質事件，假如發生在美國，會有什麼結果？美警大伴們，夠精壯，一定容易制服美警。這些少爺警，揮舞警棍對付手無寸鐵的劫匪，人才英明神武，面對門多薩那兇悍的棘手強敵，說不定就同樣慢吞吞敲打車廂，與菲警同一版本，質素相信遠遜無勇無謀的少爺警。

大家當然沒有忘記，布什當年「誤信情報」無頭無腦派兵攻打伊拉克，開戰沒多久，就已飽彈毫無目的亂飛，甚至無端掉錯鎗頭，殺錯並肩作戰的死黨盟友英兵，可憐英國陪太子打仗，賠了自己兵丁，事後還不敢呼過一聲。此外，那次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後辯說畫地圖上畫錯「X」標記，軍事上的地圖，怎可以比中學課程的地理掛圖還兒嬉？不是有意，就是無意，總統故意袒護他們糊塗軍營養出的糊塗兵。

少爺兵大概是在軍營中一直過着太平盛世的日子，平時養尊處優，只知道吃吃喝喝跳跳風流快活，少經訓練，加以頭腦不夠清醒，甚至可能連視力都出了问题，要不然，怎會一出戰就手忙腳亂，烏龍百出，少爺兵已如是，少爺警當然好不到哪裏。

這次日本東京地震，各國出動救災隊，美國自然不甘後人，也率先開動他盛載物資的航空母艦，可是開近福島核電廠八公里安全範圍內，聽聞直升機探測到輻射可能洩漏，已經雙腳發軟，趕快調頭返回原地終止救援工作。大難未臨頭，最親密的盟友都顧不了，你說美國少爺兵團的高貴場面，是不是好笑過他們電影鬧劇中的烏龍兵團。

迎面廝殺

琴台聚 章基舜

「拚命三郎」石秀打倒店中三條大漢，小二及各漢自知不是石秀三人對手，連忙從後門走了。此時，「病關索」楊雄知道店小二必往「班馬」找一報復，乃叫石秀、時遷趕快吃完飯，便離開酒店。各人不敢怠慢，喫了飯，分開帶着包袱，並在槍架上各揀了一條朴刀，石秀更是不做二不休，一把火燒了這酒店，才拽開腳步，朝大路離去。

三人急急忙忙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後面火把熊熊，約二三百人，手持火把，喊殺連天，追趕過來。石秀見對方人多勢眾，只自己與楊雄武功，時遷卻一無是處，不欲與對方硬碰，正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才提出：「我們且揀小路走。」但是楊雄卻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一雙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明卻走！」

按道理，石秀武功在楊雄之上，為何石秀考慮過要揀小路走，楊雄反而要迎上去廝殺，無他，曾為牢獄節，平日惡慣，慣慣人，又不祝家莊底細，才會有此一「豪」氣。未幾，追趕的莊客已到，把石秀等三人圍住。此時，楊雄當先，時遷居中，石秀殿後，嚴陣以待。但有等莊客不知死活，掄着槍棒攻來。只見楊雄揮動朴刀，有道「一分長一分強」，早截翻五七個。走在前頭的莊客見狀，紛紛走避，尾隨的莊

人際網絡需要勤耕

海天 蘇狄嘉

現代企業，大都重視人際服務，要求員工廣鋪關係，特別是服務行業。如今香港全力轉型，邁向服務型經濟，打工仔們更加要練好建立人際網絡的技巧。坊間不少書籍介紹公共關係的基本功夫，我不準備細說，只想提出一般人比較容易忽略的一點：不能有事無功，無事不迎。聯繫工作需要勤密、常常做的。

嗚呼，紅白二事，是表達對人關懷的最常見途徑，既然你恆常關心對方，對方自然也會感恩圖報，恆常記住你這個人。盡量多收集和交往人們的生日，一張賀卡、一束鮮花、或者只是一封電郵，樹立很好的聯繫作用。

和別人交往之時，留心注意他的愛好、興趣，當你旅遊海外，在手工藝市場或是跳蚤市場看到適用的小玩物，不妨搜購一點，需要時候送給你的網絡中人。有新書出版，你又恰巧看過，其中某些片段，你覺得那位朋友或是工作對口伙伴鍾意的，不妨影印寄給他。

互聯網是一個大寶藏，經常有新鮮事物、馬水金句，不妨抄載下來，轉發給你的一些伙伴，與他們分享。一位好友，最熱心研究煲湯，收集了很多單方，有養顏的、有藥療效用的。朋友飯局，提及某處疲勞、某部不適的話，隔幾天便會收到他的電郵，或是傳真單方，介紹某種湯水，很多的確是有神效的。

試問，收到湯水單方而又治好了病症的人，日後又豈能不視那位熱心友人是「最有價值」的朋友？

石秀、楊雄見狀，立刻帶着時遷，一步步往外圍。本來，石秀、楊雄殺了妻如海、打更和尚、潘巧雲及迎兒後，準備往「神行太保」戴宗、上梁山泊入夥，豈料遇着時遷，竟視之為友，帶同一齊上梁山泊入夥，途中招惹不少麻煩。

交友之道，貴乎坦誠、互助，唯對方的品質，亦十分重要，一個品行差劣之人，不足為友。石秀三人途中投店，店小二不單只態度友善，一同飲酒，且饗以飯菜充飢，雖無肉食，又有何不可。然而時遷卻劣性不改，為己口腹之慾，偷宰了店小二的「報曉雞」，如此劣行之人，香港人謂之「唔同卡士」，豈可為友。

且說石秀、楊雄殺退莊客，帶着時遷急忙狂奔。正走之間，忽喊聲再起，埋伏在枯草叢中的人，伸出兩把攔腰，把時遷鉤住，拖入草叢中。石秀正待回身去救，卻又有攔腰從後伸來，要鉤石秀。幸楊雄眼明手快，朴刀撥開攔腰，再往草叢中截去，解石秀之危。二人雖欲闖入草叢救時遷，但恐深入會中埋伏，只好放棄，圖後再作打算。但見遠遠的火把亂明，只好沿小路往東而行。

罪惡怎樣才能受到懲罰？

造血案、炸死108人的靳如超，到2008年刺殺6名警察的楊佳，再到去年殘忍殺害8名兒童的前外科醫生鄭民生，這些人都在強調是為外力逼迫，是社會對他們不公，他們中間沒有一個真心悔悔的，沒有一人為自己的罪感到恥辱、羞愧。特別是最近在網絡上引起關注的一個案子，恰恰也是一個大學生殺人的案件。去年10月20日，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駕車撞倒騎電動車的張妙後，對傷者不施援救，反而對其連捅8刀致死。案發距今已經半年了，藥家鑫有什麼悔悔的表現嗎？他真心認罪了嗎？我們看到，雖然在法庭上他向張妙家人跪下了，但他對自己行為的辯解，表明其內心沒有悔悔，他祈求寬恕的那番話，與其說是想感動張妙的家人，不如說是講給法官聽的。他的一切言行，目的都是為了自保，是為了減輕法庭對自己的判罰。

沒有神性終極價值作為基礎，道德體系就難免處在無根的狀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表明，只有來自神聖的光照和愛的召喚，罪人才可能真心認罪，才可能悔悔並伏法。



藥家鑫在法庭上向受害者家人下跪。 網上圖片

跨過去，你會不幸，而跨過去，也許會更不幸——這就是「罰」。這種懲罰不是苦役，不是被關進牢獄，而是折磨着他的人性脫離的苦惱，是他必須重新爭取身為一個人的不確定性，是良心和道德上的反覆鬥爭。

反思和自責之後，多次權衡之後，拉斯柯爾尼科夫仍然無法承認自己有罪，仍然不願意自首，他的自負、他的思想、他的智慧，都鼓勵他挑戰流行的觀念、世俗的德行、別人的計謀。靠着機智和運氣，他成功地迷惑了此案預審員，如果他不自己承認有罪，警察局拿他沒有辦法。那麼，是什麼讓拉斯柯爾尼科夫最終醒悟了呢？是什麼東西戰勝了他的固執和驕傲，使他承認自己有罪了呢？小說告訴我們，是自童年起在他身上打下烙印的基督教精神和關於罪孽及贖罪的教義，是《聖經》裡充滿神聖感召的篇章，最後，是比他承受了更多悲苦的索尼婭的愛，推動他最後否定了自己那一套「超人理論」，在廣場上當眾跪下，親吻着大地，而後到警察局坦白了一切。

小說的確動人心魄，作家為我們寫出了一部完整意義上的犯罪心理學。我一邊讀一邊想，在中國，那些犯下罪行的人，是否也會悔悔？是否也會經受精神上的折磨？是否也會有良心的自我譴責？

就我看到的資料和了解的情況，答案是肯定的。從2001年製

以了，這樣既能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也有利於他人，因此，我只為我自己發財致富，同時也是為大家獲得財富。這並不是私人的個別的賜予，而是普遍繁榮的結果。拉斯柯爾尼科夫聽完，敏銳地察覺出這套學說的可怕邏輯和後果，他直言「照你剛才鼓吹的理論，結果必定是可以殺人……」。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場景，殺人犯拉斯柯爾尼科夫指責盧仁宣揚的學說為「殺人」理論，犯罪者突然站到了審判席上，義正詞嚴地斥責起別人來了。應該說，他指責得有理，這套理論，其實就是在當下舉世皆以為然的資本主義秘訣，就是被很多人奉為神明的「看不見的手」。只是人類兩百多年來的經驗，提出了無數對這種理論的反對證據，人人通過自私的行為，就真的可以達到共同福利？每個人只愛自己，最後人類就能一起普遍幸福和繁榮了？許多事例告訴我們，事情遠非如此，遠沒有這樣簡單和樂觀。我們看到的更多情形是，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去製假販假、坑蒙拐騙、貪污受賄；我們了解更多的是，有人只愛自己和親屬，卻輕易踐踏別人的生命、尊嚴和財產權利。拉斯柯爾尼科夫將這種理論的最終邏輯結果歸納為「殺人」，是有事實根據的，雖然他根本沒有資格提出這樣的指控。當然，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種樣子，拉斯柯爾尼科夫最有資格、最有理由、也最應該對這種理論提出批判和控訴，因為他本人就是這種理論的實踐者和操作者，他早於盧仁和其他人，把這種理論的邏輯結果化為血腥的兇殺案件。

然而，雖然拉斯柯爾尼科夫將罪證掩藏得乾乾淨淨，雖然他巧妙地與此案預審員周旋，但從精神到肉體，他立即經受着一系列折磨與打擊。幻覺、夢魘和變態心理將他緊緊纏繞，他一會情緒亢奮，一會又自卑自閉、精神恍惚。他感覺到與人隔離的極度孤獨，他恐懼地注視着，他被逐出了正常的生活，他喪失了擁有人類感情的可能，他離開了關心他的朋友，他知道，最愛他的是母親和妹妹，可是看到她們，他更多的卻是對她們的反感，他開始厭惡和憎恨她們。他的整個人和感覺，陷入了一個悖逆人性、錯亂和病態的狀況中，如他自己所說，「走到了這樣一條界線，不

在乍暖還寒的北方，在捲起漫天塵土的大風中，我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重讀了一遍。

經典之為經典，在於它對人心永久的穿越力量，在於它的永不過時，在於它塑造的人物形象歷經歲月滄桑而仍然生動，在於主人公的人生境遇、道路選擇、情感糾葛、內心掙扎與道德衝突，仍然能夠警示今天的世界。

在遙遠的彼得堡，在150多年前，一個貧苦無依的青年，一個來自外省的學法律的大學生，住在一間狹小的、棺材一樣的屋子裡，寒酸的衣服，無望的前程，催債的房東，瀰漫在空氣中的銅臭氣，還有母親和妹妹的擔憂和即將做出的犧牲，都在提示他的羸弱、窘迫與尷尬。偏偏他又讀了一些書，了解一些歷史，偏偏他又懷有正義感和宏大抱負，偏偏他又自視甚高、自命不凡，這一切都讓他與周圍格格不入，即使對最親近的朋友，他也覺得隔膜，他無法說出藏在心裡的話，他的思想和情緒無人可以傾訴。於是，在「許許多多不眠之夜，在狂怒的狀態下，懷着一顆跳動的心和滿腔被壓抑的熱情」，他寫了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拉斯柯爾尼科夫認為，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平凡的人，是「虱子」；一類則是名副其實的人，具有說出新思想的才能和稟賦。這後一種人是社會的破壞者，他們全都犯法，為了實現自己的思想和理念，為了推動歷史前進，他們敢於跨過別人的屍體，涉過眾人的血泊。這篇文章披露了拉斯柯爾尼科夫的世界觀，依他的秉性和歸納，他當然屬於第二類人。只是，這種人光靠歸納不行，靠自我認同不行，必須有行動，要有所作為，要用生命中的重大選擇，來證明自己不是「虱子」。

拉斯柯爾尼科夫行動了，他用犯罪做出了選擇。他舉起斧頭，殺死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並拿走一些錢財。

第二天，小說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陰毒、吝嗇、詭計多端的盧仁出場了。在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小屋裡，盧仁炫耀自己對時髦科學和經濟學理論的熟練掌握，他闡述了一套學說，大意是一個人只愛自己就可

變遷

變遷的意義，包含了變遷。但是變遷的意義包不包包含變呢？在選的諸多意義裡，有呢？販賣、遷居、跟從、離去、離職、轉退、流放、貶論、降職，最後一個就是變化了。所以，變和遷，基本上可以說是加在一起的變遷，而分開來的意義，又有相同之處。

不過，遷，有時候是被迫的。比如，我的同事最近重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連續劇《變色龍》（我那時在台灣求學和工作，因此沒有看過）。之後，很有感慨的說，原來這三四十年來，香港並沒有變。因為他看到第一集的劇情，講述的是三個家庭在一幢老舊房子租住多年，突然被大業主迫遷。面對迫遷的變遷，何去何從？徬徨不已。

好男好女都渴愛

因為從來，對情感的訴求和愛的公開渴求好像都是女人的「專利」，男士們的愛和內心感受往往不輕易說出口，節目中有專家式港男說，香港女人喜歡同男朋友猜心；其實，總是談心女人，只講時事，不愛解釋的香港男人又何嘗不讓心愛的女人猜心呢？所以，《偷窺》一集總算讓女人不用猜，而聽到了部分男士的心聲。

節目中，受訪對象提到一些港女特徵以負面居多，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男士的不滿程度。顯然，今天港男對港女的期望仍然跳不出傳統窠臼：要懂得撒嬌、討男人歡心、給男人面子、要示弱裝傻……但女人呢？上述期待也可用於女人身上。環顧身邊，二十、三十和四十階段的單身女不少，有「港男」口中特徵者極少，具備「期待值」者卻不少，何以成不了對等佳偶呢？

演唱場地

有歌曲風氣流行以來，歌唱者都缺乏演唱場地，如粵盛行過一時之粵曲，自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盛行於香港，但發源於妓寨，由妓女招待恩客之「響局」開始，由妓院加設飲食兼歌座之「徵歌逐色」風氣發展到港粵各地興行在茶樓設歌座（當時通稱「樂半」），以至有些歌介的藝人視此有「討飯行」之性質而拒唱（名家徐柳仙便曾有「餓死也不唱避風塘」之名句，似乎歌唱雖盛行過，但一向難養活這些正式演唱之表演式劇團。而近半世紀以來，港粵兩地都有有心人經營這類正規表演式之劇院劇團，有別於茶樓歌座半「討飯」式之場，但多不能經營長久，如廣州迄今只餘一家西關西華路尾之「彩虹劇場」是長期粵曲演唱之場所，香港則僅存「半家」為北角之「新光劇場」（為粵劇與粵曲分用），港粵千萬人口只有這一間半場地，可知承傳這傳統藝術之不易了。

獨家風景

繼兩年前的「港男、港女」系列後，無線再推出一輯題材類似的《中女告白》和《偷窺男人心》，主要請來一些三十左右的男女說出他們在兩性交往中的經驗和心得，包括觀察到的異性行徑、各自的心聲和期望。跟兩年前的節目比較，這兩輯的內容少了些激情澎湃的控訴和攻擊，多了點心平氣和的自白和勸諭，節目中的港男和港女並非形成現象的社會學名詞，而是生物學和地理學上的劃分：即即電視台嚴肅新聞專題節目而非娛樂性八卦頻道提供一個平台，男人和女人現身說法，盡訴心中情。這未嘗不是好事，尤其的港男那

杜亦道

至十九歲到港謀生，五十年代初懂世事，廣州有兩大歌場，一為長堤近海味戲院有一家「溫拿歌廳」，為正規的買門券入場聽曲所在，當時有李少芳、黃少高、李丹紅等著名粵曲家經常駐唱，阿杜高中至大學初期已是座上常客；另廣州還有一家著名場地為「流花茶室」，位於近越秀山流花區，亦是買門券入座之小劇場，常有何麗芳、廖志偉、伍麗嫦等粵曲家駐唱，及後六十年代初到港，發覺香港有很多茶樓飯館都有附設歌座，便視為一個工餘賣曲之好去處，不過就限於粵曲，不少是唱時代曲流行曲者，如九龍之青山道青年茶樓（今之名角李龍、李鳳兒之「神童」年宵樓在此起家），香港上環之太平、高陞茶樓等都有此類「歌座」，而港九「滿庭芳」、「東興樓」等上海菜館，則有時代曲演唱，崔萍、徐小鳳等都是由這些場地唱起，到七十年代更有「愛群歌劇院」、「翡翠歌劇院」、香港大舞台等幾大場館，到今日一家也無存了。今日說來，真有「白頭宮女說玄宗」之嘆。

百家廊 吳小彬